

北京出版社

儒学精华

中



张立文 主编

儒学精华

中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潜夫论	八〇九
申鉴	八八五
中论	九一七
傅子	九五三
中说	九七一
韩愈集(节选)	一〇三七
太极图说	一〇五六
正蒙	一〇七九
二程遗书(节选)	一一三一
知言	一二四一
近思录	一二八九
读书录	一四一一
读书续录	一五六九

潛夫論目錄

卷一

譜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道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卷二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恩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歎第十

卷三

忠責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卷四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卷五

斷訟第十九

哀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卷六

卜列第二十五

正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卷七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卷八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志第三十四

卷九

志氏姓第三十五

卷十

叙錄第三十六

潛夫論卷一

諧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嘗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擴其智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璉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籬爾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

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杆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
著於鬼神可御於主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
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贊
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鶴鷄哉
飛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
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已而已也蓋
乃思遠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
也稼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
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
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
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
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
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
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兒寬齊力
於都巷匡衡自寓於保徒者身貧也曾阮若彼而能進

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
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
或以喪亂播其年歲此其所以遠初喪功而及其童蒙
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兒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
師門者是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志信廉勇
未必無傳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
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
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
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
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
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
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
前紀帝王禎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
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穿深
室幽黑無見及設燭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
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

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與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倖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倖之巧目茂園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姜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做倖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倖匠執規規東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倖也是倖以心來制規矩性合倖心也故度之工專於倖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與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策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性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先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微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辯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惟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

富國之令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栗利聚之一門雖於
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使
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以
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妻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
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
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
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因辱游業
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
教訓者所以達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
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
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
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理喻以盡
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鏡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
事以索見惟於世愚夫慧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
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
以為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

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
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偷養約生以待終
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誠饗賓旅以求名誣善
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
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
媚撓法以便儲苟得之徒從而贊之此滅真良之行開
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
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開君之所固也雖未
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
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
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
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
不彰君子恥焉是以哲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屬之以志
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邪示之以儉弗示以奢
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
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微

怨故曰無德而明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之遺賑貧窮恤衿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益謙故人以義費於彼者天實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衷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萬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哀閭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蒞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危之漸不可不察也

通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宜之知利之可堪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

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哀閭之至也子故嘆曰何不祭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割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哀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且夫利物莫非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古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晉勝匱乏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立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尚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僉民也必將收其顛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瓊虛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為罪桓雅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

以貨自止用財自減楚鬪天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
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飢粟妾不衣帛
子罕歸王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
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避逃
於山谷願原公析困鎗於郊野守志為國東節不虧寵
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
有治禮義不揚挽志如並負心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
有四海之主帝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
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
上而名傳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
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
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苦厄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
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挾討者夏殷
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

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說胥靡而井伯
庚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
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
不足以為輕處諫固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
況乎其未能相懸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
而卑賤不足以為卑已夫令譽從我興而命自天降之
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
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
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
獲至論之淑貞也竟聖父也而丹而做舜聖子也而腹
頑惡叔向賢兄也而鮒會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
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謝宜賞而友宜夷也
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相奚有言蘇陸而禹與管
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
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
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二處為愚鄙

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三重而勢輕位
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
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
德義既舉乃可以定俊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
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今名美譽載於圖
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
譏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
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角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
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蛤詩云采芣采菲無以
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
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
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竊際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
為藩輔齊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
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據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平遠
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
足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象我

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
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而非賢者之所難也
故所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
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于齊之所以被誅上
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何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
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
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
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以奪國魯公之所以
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
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
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
憎人愛之者不少也宜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
天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怙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
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

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而色難之
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怒而怒
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
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
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
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
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
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
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過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
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
之以死却寃之以亡夫國不亡於妬男也猶家不亡於
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
也予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睢絀白公公孫
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邪異達利
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
變色誇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相致而致

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
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
功而違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治法而不亂夫二子
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
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
難邪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
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
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向縲絀屈原放沈賈誼貶然鐘離
廢替何敢束縛王章祇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
云無罪無辜讒口教教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
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
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
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樞天官簡在帝心宿夜侍
宰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缺缺使民山谷隱士困
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
默而已者也且問問凡品何獨識蓋苟望塵僕聲而已

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
 以面譽我者為智詬訛已者為仁處毒利者為行竊操
 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
 運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
 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
 哉吾傷世之不察自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
 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
 者墟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狝
 者聞司原之謀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
 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過夫俗惡之狝司原善而自以復
 白瑞珍禽也盡芻養單困舍以養之豕俛仰嗷伊為作
 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
 而惡塗淪豕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假爾此隨聲
 逐響之過也衆過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
 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
 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處而獲艾假奈何其

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而集則
 險隘之徒聞革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罔位諂
 妬羣吠齧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
 後人猶不能幸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殺靡常者
 也詩云國既卒新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二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心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繇之徒弗能塞也許言庸違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蔽已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謹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已而隱避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

嘗有也是故明君莅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肯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達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飾偽辭以障主心下設威權以困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躊躇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因簡公淖齒弑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紳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己賢於簡淖而趙高賢于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

知禍既作而下不救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二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適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榮不出於己是以却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諂耿壽達常平而嚴延姑其謀陳湯殺鄧支而匡衡攘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劾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讐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繼而終不得過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窺其姦矣夫劄不試則利鈍闡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

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慢則勉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撰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充與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惡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劾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劾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劾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刺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會殘專恣不

秦法令侵寬小民州司不治令違詣闕上書訟訴尚書
不以奇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
由惡俊稍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
終無進賢嫉惡捨遺補闕之語而暇然之憂羣僚舉士
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恭逆應至孝以介莽應廉吏以
狡猜應方正以諛詔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
有道以區閭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
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者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
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
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
謂之好德戴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
不貢士也一則然爵戴則黜地三黜則爵士俱舉附下
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
故能別賢愚而復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代於世皆
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備未者教不假而功不

考賞刑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
此羣臣所以樂愬愬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人
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
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選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
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
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
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
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
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
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
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
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
穢國不教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
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

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微歌迹若重規襲矩
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
之惡必譏於板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
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
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
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
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
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餽杭梁吉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
病人惡之以為不若殺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
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
不若姦佞聞華譏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
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
士先病履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
永也上醫鑿國其次下醫鑿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
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
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

愈而亂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
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
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
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
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
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備治疾不得良醫也
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蒸橫麥已
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役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
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
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若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
枉己不引真受假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
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
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蒸橫
麥合藥病日痞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羞其行國
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
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